

徜徉
著

雨后黄昏



572
-2-3

沈阳出版社

PDF

目 录

自序	(1)
一颗心,两片云	(4)
一件难以释怀的往事	(7)
傻	(11)
“九评”	(14)
布谷鸟	(17)
未能成功	(20)
瓦片风筝	(24)
两只眼睛	(28)
鱼缸里的世界	(30)
老年运动会	(33)
再失良机	(36)
装饰	(40)
“密电码”	(43)
招供	(45)
难忘的一课	(47)
预言家	(49)
相面	(53)
“参”长	(56)
摄影	(59)
鞋帽柜前	(62)

目 录

称呼	(65)
关心	(67)
秤	(69)
“叔叔”	(72)
四甲站长	(74)
人鸟同火化	(77)
二肝	(81)
卖罗人与罗	(83)
“看错人了”	(85)
借火	(87)
十二个财神	(90)
“不要放声”	(93)
一角邮票	(95)
玩具	(99)
七个寡妇求雨	(102)
“大哥大”的用户之一	(104)
无能为力	(105)
大头烧鸡	(108)
抽屉琴	(110)
童年的歌谣	(112)
出行	(115)
老侃墓志	(118)
疑难杂症	(121)
罗嗦	(123)
心理咨询	(126)
最后的干净	(130)
痣上一根毛	(132)

目 录

“鱼鳞”	(134)
可以报销	(136)
大切除	(139)
故居	(142)
武侠的日子最好过	(144)
雨后黄昏(代后记)	(145)

自序

任何一篇微型小说都有自己的生命和生存形态。它自知微小，所以它从不跟朗朗晴空比，晴空太溟蒙遥远；它从不跟蓝蓝的大海比，大海太浩瀚无边；它从不跟万里长城比，长城太蜿蜒绵长。微型小说姓“微”姓“小”，是以“基本粒子”型存在的。它的特点之一便是既微且小。不过微小并不意味着软弱无能、没有力量。它的本领、它的力量全在微小上。

它是狩猎者的那杆猎枪，是垂钓者那一甩渔竿，是少年那顶小黄帽，是老太太手指上的顶针，是老头的那根拐杖，是园丁的那个喷壶，是司机的舵盘，是病痛者的一声呻吟，是苦难者的一滴眼泪，是老虎的一声吼啸，是猫头鹰的一声苦笑……

如果拿花作比，微型小说不是花圃，不是一盆花、不是一束花，它只是一朵花。因而它最纯真、最钟情、最专一。它的心地、它的天趣就是这样单纯地表现着。它不扎花架子，一茎、几叶、一花即可透看它的婀娜多姿。它无空间布根放须。它可以无根无须，即无表面的根表面的须，但它内里有根有须，不过那根那须藏在空白里。微型小说之光、之亮、之神、之韵、之忧郁、之愤怒、之不幸、之不平，

就在这朵花上五颜六色、多姿多态、千方百计地展示着。

当然达到如此境界，并不是轻而易举的。这需要作者的匠心、作者的神思、作者的艺术智慧。我在拙作《新时期的微型小说》一文中强调过这个意思：

“从小中见大、微中见著、凝聚浓缩中见力量。微型小说由于篇幅短，文字少，格局有限，所以容量不大，不可能展示广阔的自然场景和纷繁的社会画面。尽管如此，作者在观察生活、分析生活、思考生活、概括生活时，却不能受时空的局限，而应广闻博览，然后调好焦距，观全豹而取其一斑，展浓云而取其一片，涉大河而取其一滴，过长路而取其一段，在进行艺术实践中，功夫全在采英拾萃，剪裁处理，以期获得以一当十的艺术效果。这好有一比：挖出炮眼，装上炸药，点燃芯子，就可翻开千万方巨石。”

“微型小说要求高度浓缩，但却不能压掉、删减应有的故事、情节、细节、环境和氛围，否则就描绘刻划不出有独特个性的栩栩如生的人物。所以在进行微型小说创作时，虽要把握体裁本身的规律和特征，但是它离不开一般共同认可、界定的小说的基本特征，只不过是要它表现得更精粹、更单纯、更洗炼罢了，而这又需要好好掌握分寸、火候。一般在具体写作时，并不是愈简单愈平直愈好，那样会变得呆板而无生气，也就无艺术魅力可言了。平庸是最乏味的，要作艺术追求，要单纯中求复杂，平直中求曲折，时时处处力争灵活、变化、新颖。”

“微型小说由于篇幅短、格局小，所以更得在艺术构思、布局结构、象征比喻、暗示双关、文学语言方面下功

夫。”

(引自 1986 年 12 月《百花园》)

创作微型小说,看似容易,其实难。它要求敏感,要求机智,要求简练,要求含蓄,要求情绪饱满,要求幽默谐趣,要求哲理式的警句,要求合乎实际的抒情,要求肝胆俱全,要求艺术的穿透力。多年的创作实践,我对这些方面体会得越来越深。不过难归难,却又摆脱不了它的引诱力,它能让人上“瘾”。

我很愿写微型小说,但写出来又很不满意,眼高手低是也。

1998 年 3 月 30 日 徜徉(赵曙光)于烟台

一颗心，两片云

徐爽，是个憨态人，除了对学习专心以外，对什么也不专心；另外无大爱好，也没常性子；思路较迟钝。不过水流望不断，草高不见长，这些日子同班女同学辛山兰对他有点异样。辛山兰没有什么事，却又经常爱跟他接触，有时说句话儿，十成是东山的云西山的雨，风马牛不相及，不知所云何意，倒有一件事，令徐爽不能容忍：都是同班同学，她不一视同仁。

原来，往常的三八妇女节，都是男生凑钱请女生客，瓜子、大花生、糖果之类，让女生品尝。女生给男生做一件事情。临毕业这个学期，有人提议换换方式，来一次“倒行逆驶”，男生做一件事情，女生请客。男生们一动脑筋，最后决定由业余“画家”徐爽为18位女生做18个书签。要求每个书签上都有几笔写意画，都有转抄古代诗人的两句诗。这既花钱少，又有点意义。徐爽得心应手，半月内做好，很标致、很诗意。辛山兰分到一个书签，上面画有两片枯萎的荷叶，写有李商隐的两句诗，“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她很得意。十八位女生聚钱，在原来饭菜的基础上，每桌加了几个菜。爱喝酒的自备。聚餐后有的女同学还贡献出水果等物助兴。辛山兰经济宽裕，买

糖分给大家，一人一把，可最后只给徐爽一块糖。徐爽想不明白，寻思道可能没有了，只剩一块了，不然不会只给一块。要给人留面子，他接着了。可转身他发现辛山兰的挎包里还有不少糖。他就想不开了，心里在埋怨：“我倒不是为了几块糖，怎么不一视同仁呢？”他没吃那块糖，把糖放在课桌顶头上，一直到毕业。他心里有象糖一样大小的“疙瘩”。

毕业后，分道扬镳，天南地北，各自去实现自己的“造化”，少见也少有消息。毕业三十周年的时候，班友举行聚会，这时除了与世长辞的、病重的、工作忙离不开的、身居要职不便再露面的、情绪不好不愿再引起波动者外，到校聚会的只有28位同学。徐爽和辛山兰都返校了。晌午吃了一次份饭：一只鸡大腿、一条四、五寸长的黄花鱼、两片粗火腿、四叶小油菜。仍然没有酒，喝酒的自备。人老了，不象年轻时班上那几位豪饮者，高唱着“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诗句，开怀淋漓，抒天地之叹，而今思想成熟了，情绪平稳了，班友们更接近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了，当然更多的可能因高血压或低血糖的缘故，而淡漠了酒文化。

休息过后开茶话会。辛山兰毕业分配到甘蔗多、榨糖工业发达的地区工作。这次她带来一些糖、一些滋补健身、清肺润喉的单晶冰糖，白色清亮的包装袋，象似几千里外飞飘来的一片片云。千里鹅毛，仁多义重。每人冰糖一袋。每袋里都有近百块有角有棱的单晶体。徐爽坐在一个角落里，辛山兰乐呵呵地塞给他两袋。他犹疑半晌问

道：“怎么给我这么多？”辛山兰笑模悠悠地说：“你不喜欢多吗？你不会忘记三十年前我给你的那一块糖、一块心形糖吧。你一直不吃，放到课桌顶端。后来离校时我收回了，我闻了闻变味了，也发粘了，我把它扔了，扔进历史的海洋中去了。”辛山兰学生时代就喜欢朗诵诗与散文，现在的诗情不减当年。

一块心形糖立即在徐爽的脑海里掠过，如同短而又短的梦，他不寒而栗了。经过多少年的人生体验，他明白了一些事情，心想：是啊，三十年前的心形糖，是一颗心，当时他需要那颗心，但不明白那颗心，一直没有收下那颗心，如今老了，什么都淡漠了，什么都淡忘了。只是从现在起那一块失落的心形糖从记忆中绽出了，一直到死都不会忘记。他捧住“两片云”木然地呆立着。

一件难以释怀的往事

生命到收尾的阶段，愿意记起许多往事和熟悉的人。从中品味人生而获得愉悦，即使曾经有过别扭、惶惑、惭愧的事件也会因时过境迁，而懵懂、而麻木、而失落。何况懵懂、麻木、失落也会产生情绪的满足。我有一件事，就时时牵着我的心，它的份量越来越重，压迫着我多情的灵魂。

高中毕业时，父母已年迈，日子又过得十分拮据，家里让我早早就业，好养家糊口。但在北京上了一年大学的少年朋友多次来信说：“北京是个卧龙藏虎的地方，一定要考这里的大学，见见世面，毕业后如果不能留京，再回故乡工作，这样也算被北京风情熏陶过的人，不虚此生。”我一直向往大学生活，觉得大学生生活神秘、甜蜜、应该走此一步。于是跟父母商量，劝他们再艰苦几年。父母怕耽误了我的前程，但又无力供我上学，连晋京的路费也没有。最后达成“协议”：求学时间，家里不供我什么；家里也不靠我负担什么。这样我有了成行的初步条件。

好心的同学知道我有困难，经过商量，有十位同学为我凑齐了赴京的车票费，九位不愿露名，而让名叫钟序武的交给了我。我问其他九位同学是谁，他说：“那九位同学

叮嘱千万不要告诉你。”噢，这究竟为什么？难道这是绿林中的哥们义气？不！而是好天好地好人，中华民族助人为乐的美德，在他们身上体现着，他们那时还是经济没有独立的中学生，可贵呵。

五十年代中期，钟序武在一张报纸上看到我发表的一篇文章，便投书报社询问我的工作单位、通信地址。不久，他便写信来找我了。我不胜欣慰、激动，急忙复信联系。他又来信邀我星期天到他家里作客。

走进他的居室，看一个旮旯里铺放着：粗铁丝做的铁轨上放着好几个木板制做的机车模型，旁边有厚厚的几本书和写满数学公式的几张大纸。后来在交谈中得知：他正在研究机车的动力学性能和平稳指标。

钟序武毕业于铁道学院，分配在一所机车车辆厂工作。他已经结婚了，他为我介绍他的爱人，是纺织学校的干部。她长得很漂亮、很大方。她穿着一双红皮鞋，是属于敢于打扮的那种，这在五十年代是很刺眼的。

我们喋喋不休地叙旧。钟序武坐在椅子上，漂亮的妻子站在他的身旁，一面喜听我们的谈话，一面用手抚摸他刚剃光的秃头。他在中学时就剃光头，说那样清亮又卫生。可能是家风渊源。眼前，她欢天喜地地抚摸着他的秃头，如同亲爱自己的孩子，给人以又亲切又狎昵的印象。他听任她抚摸，看出这是习惯成自然了，并不让人感到掉架而有“妻管严”的怜惜。他们很默契，那种美恣恣的样子，让人感到眼前是一个幸福的家庭，令人羡慕甚至忌妒。

当我谈到大四的那个夏天，我只有一条长裤，汗渍多了，没有干净的替换，只好在吃过午饭后，将长裤在水龙头下搓一搓，拿到毒日头下晒晒。午觉后，裤子上半截晒干了，而两条裤腿的下半截，还潮乎乎的。铃一响，那顾得湿不湿，登上长裤就跑到教室，两节课后，长裤全干了。

我这不是“忆苦思甜”。我们见面时，我并没有甜，从那一个方面讲都没有甜的味道。我讲这一细节主要说明我大学生活所经受的困难，以及艰苦奋斗的精神，从而博得老同学的理解、赞许、甚至钦佩。

不料，在我讲的过程中，看他时不时地用眼斜视我，并眨眼示意。不过一时我还捉摸不透他的表情和示意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还有一两次冷不丁地打断我的话。我是个直性子，讲话不愿半途而断。他终于忍耐不住地说：“不要再讲这些了。”我停说了，其实最“精彩”的部分也讲完了。

她仍在抚摸着他的秃头。

我莫名其妙他的斜视、眨眼、表情、示意及话的内涵。直到今天想起这件事，我仍纳闷不解。难道我的穷会给他丢脸，降低他的什么吗？难道穿红皮鞋的大姐会因为他有如此这般的穷同学而瞧不起他，而心头恶心？怪哉，怪哉！

眼前笼罩一片谜语般的阴影，临别时，我竟忘记问那支援我晋京投考的九位同学的名字。

以后由于运动频仍、斗争颇多，各人坎坷而自顾不暇，避免与外界联系，有时通信联系不是找不到人或者因故缺乏呼应。更何况专业和工作性质不同，也无多话可

说，自然而然地久疏问候了。

人生短暂，转眼进入垂暮之年。虽属平庸一生，但却有久久盘踞心头而不能释怀的往事。其中凑路费而不告名字的同学，是我常常记念的，他们究竟是谁呢？

特别是，钟序武如今是怎样的情况呢？我退休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千里迢迢到那车辆厂去找他。得知他的经历和遭遇十分坎坷，如今也退休了。当年很漂亮的大姐，也成老太婆了，再找不到当年的风韵。他现时虽然已老化成天然的光头，她却再没有抚摸他秃头的雅兴和情趣。

我提起凑路费的事并请他告诉我其他九位同学的名字，表示我已到垂暮之年，应该对他们做个呼应，对他们当年的深情厚义致谢。

他听了愣怔半天，说：“有这样的事吗？”

我又强调地说：“如果在夫别之前，留下知恩不谢、有恩不报的愧事，将抱憾九泉之下。”我虽不懂、不信“九泉”那一套，为了强调事理的重要却进出“九泉之下”四个字。

他说：“各人有各人的造化，各人有各人奋斗的故事，至于给你凑路费的事，可压根儿记不得了。”

傻

井老师发数学作业本。当发到孙为礼的作业时，带点严厉地说：“近来都忙干什么去了，作业做得这样糟糕。唉，‘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难道这些简明道理你还不不懂。你真傻。”语重心长。提醒他，不是无缘无故的：他发现他常带黄色报刊给同学看，特别有一次，她回家的路上，在朦胧的夜色中，一眼瞥见孙为礼钻进了一家卡拉OK歌舞厅。

听了井老师的话，孙为礼搭拉着脑袋，用无精打采的眼睛窥测着井老师的表情，捉摸着她话的来路和份量。

同学们调皮，从此便在这个“傻”字上大作文章。这个说，“你真傻”！那个说，“你太傻”！另一个说，“没有比你再傻的了”！再一个说，“双料傻坏”！慢慢地都不叫他的实名孙为礼，而自然俗成地叫他“孙傻子”了。不但在学校里叫，在街上叫，而且叫到了孙为礼的家里：“孙傻子上学去”；“孙傻子游泳去”；“孙傻子打球去”……

孙为礼的父母听了，莫名其妙，这怎么了？问孙为礼。孙为礼说了前后的情由。父母大怒：孩子挺聪明，哪里傻了，这是对宝贝儿子的侮辱。前思后想出不了这口气。他们决定找井老师为孩子恢复名誉。

井老师觉得尴尬,也觉得有趣,深情地说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劝孙母不要太较真。孙母问怎样才能不叫他孙傻子呢?

井老师说了两个不是理由的理由点拨点拨她。井老师笑笑说:“毕业以后,孙为礼离开学校,就听不到叫了,当然这是自然的,不但听不到叫他外号的,连叫他本名的也没有了。”她这是急中生智说出的理由,细想想这是废话,急忙又补充说,“再说人无外名不发,有个外名怕什么,掉不了半斤八两,有时反会觉得亲切呢。”很明显这是土办法,这是用习俗的吉祥话来打发人,以发发发的时兴观念来安抚并博得孙母开心。这是由于孙母突如其来的发难,而灵机应变出来的“茄子炒葫芦”。她教学生涯还从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孙母听不下这些“愚理怪论”,看井老师没有给孙为礼恢复名誉的意思,便去找校长。校长看孙母来势不善,不是好牵的牛,一口答应“照办”。

校长找井老师说明利害关系,用他一贯的说方不方说圆不圆的“战略战术”,启发她息事宁人是保持稳定的最好办法。井老师虽有点委屈情绪,也不得不笑笑同意了:决定第二天当班给孙为礼恢复名誉。

次日,孙为礼的父母都到了班里,他们坐在预先给安排的显眼的座位上,校长也在旁坐陪。不知谁别出心裁,在黑板上用花纹装饰的字样,写着:“为孙为礼恢复名誉大会”。显得轻喜剧式的“庄严隆重”。

井老师站在讲台上严肃认真地说:“同学们,今天召

开这个会，是为孙为礼同学恢复名誉的。那天我不该说孙为礼‘你真傻’，同学们更不该发挥开去叫他‘孙傻子’。特在此向孙为礼同学及其家长赔礼道歉。是啊，你看孙为礼父母不是近亲结婚，后期也没得有关的病和受到损伤，孙为礼怎么会傻呢。他不傻，他不会傻，他肯定一点不傻，他是聪明的。”

有几个爱笑的同学，哧哧笑起来。井老师没敢看他们，仍严肃认真地继续说：“孙为礼一点不傻，他是聪明的，在此，我正式为孙为礼同学恢复名誉，并保证以后永远不说‘你真傻’。同学们也注意永远不要再叫‘孙傻子’。其实说实在的，倒是我真傻。如果大家一时改不了口，就叫我井傻子吧。”